

泡桐花开

兰月川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泡桐花开

兰月川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泡桐花开 / 兰月川著. --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402-4157-5

I. ①泡… II. ①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5343 号

泡桐花开

作 者	兰月川
责任编辑	金贝伦 王 迪
设 计	斑蓝视觉
责任校对	张瑞武
出版发行	北京燕山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
电 话	010-65240430
邮 编	100054
印 刷	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7.5
版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5.00 元
版权所有	违者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。

献给亲爱的父母亲，你们从未离去。

作者扫描

兰月川，原名林红霞，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，高级经济师，一个流浪于河南、广东、北京、上海的“草根游民”，做过高中教师、行政主管、报刊编辑、企划经理等，拼事业，顾家庭，育孩子，享生活。担任主编，出版了两部书籍。在第八届亚太质量组织会议及其它媒体上发表文章数篇。



命运不是风，来回吹，命运是大地，走到哪儿你都在命运里

——顾城

自序

我生长于豫北平原一个普通小村庄，直到大学毕业后第三年，才彻底别离家乡，南下广东，之后又到上海、北京工作生活。

父亲英年早逝，母亲跟我过了十多年。我的农民母亲一生爱看书，条件不好时，她从废纸堆里捡旧书，给我们讲她看过或听过的故事。我喜爱文学是受了母亲的影响。母亲常感叹：“这书写得真好！这么多字，这么多人，曲里拐弯，人家脑子咋长的，写这么好。”她惊奇敬佩，羡慕不已。母亲说我：“你啥时候也写点东西，妈可高兴看。”她对我，一直有期待。由于工作忙碌、事业艰难、孩子读书升学等种种借口，我始终无法静下心来。

直到某天，母亲突然跌倒，母亲进了ICU，母亲离开了我。悔恨煎熬，难以成眠！我流着泪写了《五七祭》，追忆母亲生前逝后最后三个月。紧接着，我又完成了这部《泡桐花开》，乘上烟雾笼罩的记忆列车，找寻我们一家五口曾经贫穷但却温馨的家园，还原与父母共同生活的那个群体的喜怒哀乐，展开一段返回童年少年的黑白旅程。

那十几年光阴，是父辈们的青壮年时代，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。

每个人的童年少年各不相同，但同样的是，我们都眷恋着，难舍难忘。若干年后，这些记忆会变会退色，但，当年生活在那

个小村庄人们的影子却是刻在心上的。请不要问谁是谁，真的还是假的。

感谢刘立峰先生，热心促成这本书出版。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此书。

感谢王哲、赵满香，在我最困难无助时宽慰我，鼓励我拿起笔，写出我心中的文字。

感谢同学们，李睿、胡宜峰、刘君产、卢利红等，感谢我的玩伴们，李莉、张旭文、吴漓萍、包乌云、张丹之、聂俊平、杨瑞云、马晓晶、肖英、崔佑云、闰超等，你们对我文字的围观与肯定给了我莫大的鼓舞。

感谢我的家人，我的爱人和两个女儿，还有我的姐妹，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。

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人。祝福你们。

感谢阅读此书的人们，请不吝赐教。

2016年5月 上海

“红盒儿，回家吃饭了，妈叫你。”

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，圆脸，大眼睛，胖乎乎的，站在路上，冲着对面的空园大声喊。

这是一个南北长的小村庄，六七十户人家，分为两个小队，一小队、二小队，同属下桐大队。东边一条深沟，西边连着上桐大队。二小队所在的村头，空园的侧面，有一棵大桐树，粗壮茂盛，开满淡紫色的鲜花，成串成串的，在夕阳映照中摇曳生辉。树上吊着一只锈迹斑驳的铁钟，钟锤下系着一根打结的麻绳，随风飘荡。

没听到回答，她跑进园子，把坐在矮墙头上的三岁左右的妹妹拖下来，拍拍妹妹身上的土。还有几个大点的男孩子或趴或坐在沟坡顶的皂荚树上。她们刚要走，突然树上一个男孩指着沟里，“快看，决明妈姐已跑过来了，后面跟着建设爹，嘻嘻，嘿嘿。”妹妹闹着非要看，踩着墙边的石头又爬上墙头。“姐，是决明妈姐已。”姐姐一把拉她下来，牵着回家，“小孩子，不要乱看乱说！”

她们的家就在空园斜对面，三间土坯街房，一间厢房，一间灶房，一个鸡窝。院里还有一家，是她们的伯伯，爹同父异母的大哥，比爹年长二十岁，他拥有上房和两间厢房，伯伯正式和非

正式的老婆都去世了，有一个女儿，叫竹姐，早出嫁了，在县剧团唱戏。这几年，他一个人过。他会烧菜，在砖窑当厨师，很少回来。

妹妹看到不远处爹收工回来，便挣开姐姐的手，跑过去搂着爹的腿。爹戴着灰色发白的军帽，穿着灰色破旧的中山装，敞着领口，裤腿儿挽至膝盖，黑色的布鞋，破了几个洞。背着锄头和铁锹，干了一天活儿，浑身是土。他怜爱地半搂着红盒，父女俩傻呵呵笑着，一拖一拖地走进家门。

珍妈正在厨房盛饭，“你这小孩儿，一转眼就没影儿了，不叫你不知道回家。”红珍赶紧帮着端饭。街房与灶房之间有一棵桐树，碗口粗，高出街房几米，繁花盛开。低矮的小木饭桌放在树下。两种饭：青菜白面片，给辛苦干活的爹和驻队干部吃；黄面糊和窝窝头，自家腌制的咸菜，女人和孩子们吃的。

驻队干部由乡里派来，指导帮助工作，经常换。他们住在大队部，在农户家轮饭吃，一家吃几天或半个月，象征性地给点儿钱。爹是二小队的队长，驻队干部经常过来吃饭或聊天。

刘干部是新来的，与爹年龄差不多，中等个，秃顶，头部四周有点头发。吃好饭，他拿了叔的烟袋抽旱烟。

“几个月了？”他问怀孕的珍妈。

“快七个月了，这些天没感觉咋动，担心呢。”珍妈看着正在刷锅碗的红珍，不无担忧地说。

“不要大意，去梁平卫生所检查检查吧。林队长想这胎是儿子吧？”

爹打着哈欠，“想要儿子，咱这农村，不生儿子咋干得了重活儿？闺女没有男孩有力气。你嫂子的情况你也看到了。”

从外面又气咻咻跑进来的红盒冲向珍妈，珍妈赶紧喊：“别跑，站住，妈肚里有小弟弟。”

红盒又冲向爹，嬉皮笑脸，“爹，妈生弟弟，妈生弟弟，抱抱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刘干部在鞋底上弹了弹烟锅子，“这闺女机灵，嘴巴巧。要我说，闺女长大贴心。我三个和尚头（方言，指儿子），也生了个闺女，半岁死了，我伤心了好长时间。”说完沉下脸。

红盒嘴里噙着一枝桐花，像在吹小喇叭，走过去小心地摸一下刘干部的秃顶，又害怕地缩回，有点难为情，嘻嘻笑着，“伯，我是闺女。你笑笑。”

刘干部抱起红盒，摸了摸自己的秃头，哈哈笑了，“好，你是闺女，白白俊俊，林队长不嫌弃的话，让她当我干闺女，中不中？”

红珍把刷锅水和剩饭倒进桶里，爹提了去喂猪，回来听见这话，跟着也乐了，圆圆的脸上，皱纹更深了。他刚三十岁，但长年累月、风吹日晒的重体力劳动使他像个干瘪小老头儿，额头、眼角、两颊布满皱纹；眼睛由于长期发炎没有医治，总有眼屎，感觉睁不开的样子，模模糊糊的。

建设妈拉着小儿子狗儿进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去吧，跟红盒耍。”狗儿比红盒小几个月，长得像个小女孩，眼睛水汪汪，白皙漂亮。俩孩子一起捡刚落地的桐花吸着，“你看，我的甜”，红盒说着把自己刚吸过的桐花塞进狗儿嘴里。

建设妈摸摸珍妈的肚子，“还不踢？这几天，我拉你去梁平卫生所看看，不敢拖了。”

“你身体这样儿，哪能出来。晚饭吃了没？”珍妈也关切地问。

“唉，吃不下，吃了就吐，不吃还好点。”建设妈一脸愁容。建设妈海棠个子高挑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不停地咳嗽。

正说着，保财、倪梅推着白妞来了，吵吵闹闹的，白妞好像不愿进来。

保财笑眯眯看着建设妈海棠，大声说：“白妞刚才说，今天锄草时，姐已故意锄掉了好多青苗，憨河发现了，还指给白妞看。”

倪梅眼睛滴溜溜转，急切帮腔：“这是啥行为？哟，新的驻队干部在这儿！搞破坏啊！破坏公家的东西啊！……”

她正说着，保财愤然插嘴道：“搞破坏，要批斗，这哪行?!”

白妞靠着桐树，不吭气。

海棠站起来，“狗儿，回家了。”

保财故意低声说：“你家运顺也知道，他收工跟着姐已跑，俺卫国亲眼看到的……”

他还要继续，林队长打断他，“开会吧，让群众说咋办。中不中？刘干部？”

“中。”

桐树上的铁钟“啾啾啾”响起，村民们三三两两陆续聚来，一些人端着饭碗，一些人围着保财和倪梅叽叽喳喳，妇女们纳鞋底、织毛衣。建设爹运顺圪蹴在队长家猪圈围墙上，一手端着大碗，一手拿着黄面馍大口大口嚼着，顺着碗沿儿响亮地吸溜着黄面汤。一条大黄狗立在他旁边，东张西望，起初它还安静，当另外几只狗出现，它便跟它们冲击厮打，汪汪叫着跑开了。

天渐渐暗了。人差不多到齐了，有两三户没来的，队长扯着嗓子叫了几声。会开始了，队长和刘干部站在桐树下，队长简单说明了“姐己事件”，人群起哄，倪梅喊：“姐己呢？让她自己说。”

空园里闪出了一个妇女，头上扎着一条薄布巾，浅灰色的布上绣着红绿花朵，系在额下，小长脸，灰衣蓝裤黑布鞋，高挑，瘦弱。她轻车熟路地走到铁钟下，垂首而立。

林队长就问她，群众反映的事，是不是真的？她不出声。刘干部推推她，她还是不说话。保财、倪梅那伙人就骂骂咧咧，“这女的，既搞破鞋，又搞破坏，可咯硬……不说话，是不是默认了?! ……”那女人无力地摇摇头。

保财喊：“日娘，不承认，想要赖，是不是？”他转向人群：“白妞、白妞，把你今天给我们说的话，当众再说一遍！憨河、憨河，你也说说。”

白妞躲在人群后面，低声拖着长腔，“哼……我看见她锄掉一堆苗儿，但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。反正她不是啥好人。不是第一次搞破坏。”

憨河说不成几句话，他呜呜嚷嚷着，抱出一捆青苗，劈头盖脸扔向姐己。

姐己猝不及防，身体一趔趄，差点倒下，头巾落在了肩上。

人们哄哄乱嚷：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这下可好，有罪证，憨河与她无冤无仇……她又跟运顺搞破鞋，建设妈虽然病恹恹，但还没有死呢……听说这一段还不止跟运顺一个，保财、保发兄弟俩、白妞男人，还有沟坡那边的长海、升平，她娘家几个男的，都来找她……狗改不了吃屎，她那地方太松太贱，天生下作，不把门儿，她咋能改?! ……

各种添油加醋、臆想猜度的污言秽语伴着人们心底隐藏的憎与恶，像一支支利箭，通通射向桐树铁钟下那位孤独无助的妇女，她低着头，弓着背，两三朵桐花落在她的头发上。

黑幕落下，夜来临，月升起。大半个月亮，时而在一片片乌云后穿梭游荡，时而又闪亮登场，清澈的月光洒在这个普通的小村庄，洒在高高的桐树上，洒在这一堆躁动的人群中。

保财、倪梅一伙高喊：“破坏生产！打倒破鞋!!”人群涌动，高喊附和着。

几个妇女上前扯掉姐己的围巾踩到地上；有人冲她飞唾沫、推推搡搡；树上的小孩吹着口哨，折了树枝和成串的桐花扔她头上；卫国和几个男孩边围着她转圈边骂：“不要脸、不要脸！骚货、骚货！破鞋、破鞋，去死吧、去死吧！……”

保财喊：“把跟她乱搞的运顺，还有那谁，也弄过来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作风问题严重。”

仍蹲在猪圈上的运顺一听，惊得跳下来，“我是贫农，三代贫农，我没有破坏生产，也没有跟这个臭娘们乱搞。去你个浑球！想收拾老子，没门儿！”他一边忿忿骂着，一边拔腿就跑。

群众热情高涨，林队长和刘干部劝了几次，也不见效。

男孩子们在树上乱摇乱折，树下一堆树枝和桐花。

最后，林队长多次高喊“安静、安静”，刘干部作了总结，大意是：破坏生产是不对的，决不允许。要管好自己，注意作风问题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
刘干部还没说完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姐已面朝地，直挺挺摔倒了。众人感觉扫兴，随即一哄而散。

有两个老人慢慢抬了抬她的脸，脸上流了血，“有事吗？没死吧？”她张开眼，没回答。林队长喊人想把她抬走，但除了刘干部，没有别人了。她趴在地上，轻轻挥手，示意他们走开。

与此同时，海棠坐在林队长家，一直淌眼泪，听到外面高喊“把运顺弄过来”，她身体发抖，把怀中睡着的狗儿抱得更紧。珍妈劝慰她，“……不要听他们胡说，你千万不能再生气，自己身体要紧……”红盒跑来跑去，笑嘻嘻的，她不知道外面到底干什么，但是非常兴奋，偶尔鹦鹉学舌，“破鞋，不要脸。”珍妈用手拧拧她的嘴角，不让她乱学乱说。

会散了，宣儿抱着红盒，“今天还跟姐姐睡，好不好？”她结婚不到一年，还算新媳妇儿，矮胖，内向，话少。夫婿在外地当兵，她特别喜欢红盒，晚上经常让红盒陪她睡。



闹 哄哄的小村终于静了。各家大门紧闭，偶尔几声狗吠。

姐已爬起来，摸了围巾擦擦脸上的血，理了理散乱的头发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，像个孤魂野鬼。到家推开门，儿子站在月光下，他七岁。“你还是死了好，还回来干啥?!”儿子恶狠狠地说，转过身，跑进上房去了，“砰砰”用力撞上房门。公公剧烈咳嗽着，婆婆咒骂：“你这个贱人，还没死啊！丢人现眼！”几种声音同时混杂着传出来，如尖刀般刺向她。但是，听得多了，她已漠然，她木木地看着那刀子在月光下明晃晃闪着，让刀子穿进胸脯，“嘿嘿”笑着，跌进自己的房间。

她摸黑舀一瓢水，喝了两口，洗了把脸。脸和嘴巴都在流血，火辣辣刺痛，有两颗牙齿耷拉着，快要掉了，她干脆一用力拔掉，漱漱口，沉重躺下。

月光照在窗户一角，若隐若现。夜风吹动门帘，“啪嗒啪嗒”作响。她不想点灯，不想看面部的伤，不想回想，双手卷抱着被子，闭着眼。她好想哭，但无泪；她好想睡，但难眠；她好想忘记，但刚才的情景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一遍又一遍。迷迷糊糊，她坠入梦里：

一个青年女子，好像是她，又好像不是她，两条齐肩黑辫，白色连衣裙，长长的白纱巾随风飘动，抱着几本书，站在满地桐花的树下。他来了，一个青年男子，从背后抱紧女子，温柔而坚定地说：“我来了，我来接你走！”女子很想回头看看他、呼唤他，但她浑身仿佛被大石头压住，动弹不得，睁不开眼，叫不出声。在她挣扎时，那个男子突然放开手，怒斥：“我恨你！恨你！是你害了我！”

她“啊”一声惊醒，一身冷汗。

这个梦曾多次出现过。那个女子是她幼儿园的老师，她父亲在古都阳城做生意，她在阳城上了两年幼儿园。老师叫英华，那个男子是老师的男朋友，叫立仁。由于家庭强烈反对他们的婚事，女方自杀，男方出走，没有了音讯。当年，她听到父母谈论这件事，母亲叹气：“唉，那么漂亮的老师，又有学问，怎么这么想不开啊，太可惜了，这么年轻……可怜。”父亲眯着眼睛，快要睡着，“唉，人都死了，也没啥好可怜的，都是命，人强不过命。老师好像很喜欢咱家玉秀，几次看到她亲玉秀的脸，还经常带玉秀上她家玩。”母亲凑身低声说：“轻点，不要让孩子听见。我骗她说老师调走了，她这几天一直闹情绪，要找老师，饭都不肯吃。玉秀很喜欢老师。唉，这老师真可怜，作孽。”那时她六岁，第一次经历死亡，对她幼小的心灵是个很大的冲击。她从此拒绝去幼儿园，躲在房间里哭了好多次，恐惧地颤抖，强烈地思念，总做噩梦。英华老师是她幼时的唯一偶像，她无数次幻想：长大一定要做老师这样的人。可是，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怎么会死呢？

在梦里，没有清晰的人像，都是模糊的，女子在老师和她中间跳跃，男子在立仁、长志、孟方三个中间旋转。

黑暗中，她坐起来，从桌子塑料布下抽出一张小小的黑白照